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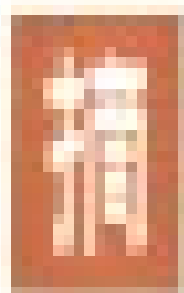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8

1975



外國哲學史綱要

8

1975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8

1 9 7 5

上海人民出版社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一九七五年第八期(总第八期)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640×1156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9,000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71·87 定价: 0.3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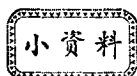
内部发行

目 录

• 战争问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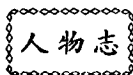
从美国官员言论看苏修的进攻态势

- 巩 雨 (1)
- 美国必须保持强大〔美〕约翰·麦克卢卡斯 (4)
- 世界海上力量〔美〕威廉·米登多夫 (12)
- 早就警告过你们了〔美〕《新闻周刊》编辑部 (20)
- 美国主张使用核武器对付苏联的进攻
..... 〔美〕《纽约时报》 (25)



小资料 美苏军事力量对比 (27)

- 战略上的适应性〔美〕威廉·R·范·克利夫等 (29)
- 欧洲的常规战争——苏联的观点
..... 〔美〕小达拉斯·布朗 (37)



人物志 施莱辛格 (46)

• 苏联民族问题 •

- “民族一体化”就是法西斯化铁 钧 (50)

苏联的民族政策和乌克兰的反抗

.....〔加〕博丹·R·博丘尔基夫(53)

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辩证法”

.....〔加〕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托恩(62)

亚美尼亚人也起来反对莫斯科了

.....〔美〕保罗·沃尔(79)

一份使当局困窘的呼吁书

.....〔英〕《苏联问题分析家》(82)

· 关于巴西经济 ·

是经济奇迹,还是畸形经济? (85)

巴西工业的非民族化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阿诺(87)

巴西没有奇迹〔委内瑞拉〕《一周》周刊特别通讯(102)

巴西的外援〔美〕伊斯雷尔·约斯特(110)

巴西的实用民族主义〔美〕潘友苏(122)

* * *

西方经济衰退如何危害苏联〔美〕《商业周刊》(133)

苏修报纸讨论什么是“轻快生活” (141)

章 鱼〔美〕理查德·J·巴伯(145)

外国史学·经济·法学·出版动态(五则) (154)

从美国官员言论 看苏修的进攻态势

巩 雨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防部长、空军部长、海军部长等高级军事官员纷纷发表文章、讲话，大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和美国的军事战略，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

从本刊这一期摘译的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空军部长麦克卢卡斯、海军部长米登多夫的讲话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文章、资料看来，美国统治集团已经越来越感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从施莱辛格发出“狼来了！”的惊呼声中，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苏修这只恶狼的嚎叫。美国空军部长算了一笔账：苏联的国防预算“在一九七四年也许比我们大百分之二十”，“这一趋势具有十分严重的含义”。美国海军部长则说：“苏联海军迅速扩充实力的趋势，同苏联其他战略战术的军事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将使任何一名海军部长有理由感到忧虑。”这些话，出自美国高级军事官员之口，确实反映了美国统治集团的危机感。须知美国统治集团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爬上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以后，从来就是骄横暴戾、不可一世的，从来没有说过这样愁眉苦脸的话。现在，一个更加阴险狡诈的、武装到牙齿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站在美国面前，怎样对付这个敌人，自然成了美国高级军事官员的要务。发展空军，发展海军，发展核武

器，发展常规武器；准备打常规战争，准备打核战争，……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关注的中心。因此，美国高级军事官员的这些言论，深深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

明明是激烈的争夺，却偏偏要大叫大嚷“缓和”，这不过是麻痹敌人、使自己乘机扩张的手法罢了。两霸采取的都是这种手法，只是苏修特别擅长。美国当权人物也是一些老奸巨猾，他们又何尝不知？美国空军部长就捅了一下子，他说：“任何人也不要相信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能排除这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缓和并没有阻止苏联继续增加它的军事实力。”美国海军部长惊呼：“我们现在正面临苏联海军的挑战。”这倒是真的。在“缓和”的烟幕下，苏修的武装部队超过了美国一倍，坦克超过了美国四倍以上，潜艇超过了美国近三倍，大型水面舰艇、战略核导弹都大大超过美国。我们要注意，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但是在扩军备战的规模上却大大超过了美国，他们想干什么不是很清楚吗？现在，苏联不仅具有庞大的陆、海、空军事实力，并在积极地发展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苏修依靠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制造紧张局势，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全球性的挑战，严重地动摇了美帝的霸权地位。当然，随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也就步步扯下了披在它脸上的“缓和”的面纱，使世人对它的凶恶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

面对苏修的步步进逼，施莱辛格提出，战后美国的核“威慑政策”，“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但是，施莱辛格提出的“灵活反应”的核战略理论，也不是过去美国那种“威慑政策”的简单翻版。根据“灵活反应”核战略理论，美国的军事实力虽然仍旧是建立在战略核力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要求美国军队具有打有限核战争的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准备同苏联在欧

洲主要战场上进行一场“长期的常规战争”。施莱辛格甚至主张，如果美国不能阻止苏联在欧洲的进攻时，可以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

施莱辛格为美国帝国主义设计的全面对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战略，是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的反映。这种情况表明，战争的因素正在进一步增长，世界不安宁的局面将会日益加剧，全世界人民要有所准备。

美国必须保持强大^①

〔美〕约翰·麦克卢卡斯

大约每年这个时候，总统总是把联邦预算提交国会初审。这件事也在报纸和其他宣传工具中占了显著的地位。若干年来，人们曾要求削减防务开支，今年也不例外。此外，在最近几年内，有些美国人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缓和的时代大大地减少我们的防务费用。

在我看来，问题的回答有两个主要部分：通货膨胀和军事平衡。

通货膨胀的影响

在讨论通货膨胀时，关于它的严重影响，在这里无须我跟大家多讲。然而，我怕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它对国防的影响到底如何严重。

一九六八年以来，虽然国防预算按当年美元计算或多或少保持原有水平，但它的购买力已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左右。仅在一九七五年财政年度预算中，看来我们已因通货膨胀实际减少了六十亿美元。

如果我们从一个较长时期来观察，这一影响甚至会更引人

^① 这是美国空军部长约翰·麦克卢卡斯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讨论会上的讲话。

注目。例如，作为五十年代最高一年的一九五三年国防预算接近五百亿美元。如果按一九七五年美元价值计算，那一数字将达一千二百亿美元左右。

我的论点是：不管哪一年的美元总额有多少，有必要考虑到它们能换到的用以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实际国防物资。

你们大概熟悉的一个例子是燃料的费用。空军曾对节约能量作出很大努力。因此，我们预料今年燃料的消耗量将比一九七三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七。然而，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我们的燃料费用将比一九七三年大一倍以上。我们已经学会用大量减少燃料消耗的办法过日子，但仍不得不花两倍到三倍的燃料费用。

顺便提一下，试图预测通货膨胀率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有时难于作出费用估计。你们不时会听到个别的防务计划费用增加了；但在最近几年内，大量的费用增加常常可以归因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在对我们的防务是如此必要的 B-1 战略轰炸机计划中，在一九七〇年整个计划的费用估计中，大约有八分之一是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今天我们估计通货膨胀几乎将使总费用增加一倍。在七十年代的以后几年里，如通货膨胀率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一，则累计生产 B-1 的总费用将增加十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考虑通货膨胀，仍按一九七〇年美元价值计算，目前估计生产一架 B-1 的费用是三千四百三十万美元，比计划开始时增加不到百分之十二。

这样，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降低国防预算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上，它的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致更为恰当的问题也许应当是我们怎么才能不让预算大幅度地增长呢？的确，自一九六八年以来，购买力削减了百分之四十，而承担的义务并没有相应地削减。国家仍希望有充分的军事安全。它还希望缓

和有进一步的进展。这两个目标有赖于保持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平衡。这不是说单凭军事实力就够了，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军 事 平 衡

显然，对某些人来说，缓和同实力是不相容的。这种看法多半是基于实力造成紧张和冲突的观念。虽然我认为没有足够的实力恰恰能产生同样的紧张和冲突，我想真正要牢记的一点在于缓和是合作和竞争的一个混合体，而且是一个十分微妙的东西。我们必须敏锐地意识到缓和的利益和它的局限性。在一九七五年，它还不是以人类十足的利他主义为基础，而是以互利为基础，特别是避免核战争的灾难。过去几年中，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这种缓和的关系，我们对未来怀着希望，但是现在还不是松懈我们军事态势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再处于冷战之中，但我们还没有获得稳定的和平。

当然，缓和并没有阻止苏联继续增加它的军事实力。中央情报局估计，在我们开始从东南亚撤军后不久的一九七一年财政年度内，苏联国防费用比我们的还要大。当然，要对苏联计划的费用按美元作出精确的计算是困难的；然而很明显，他们的国防预算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在一九七四年也许比我们大百分之二十。苏联国防费用比美国大这一趋势具有十分严重的含义。

尽管我们认为，苏联人不能在一个夜晚来获取军事上或政治上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却关心他们正在发展新技术，这种新技术从较长时间来看确实能够产生那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强调：需要在军事平衡中保持“必要的均势”的理由。

在战略领域内，苏联人有一个广泛而野心勃勃的以四种新洲际弹道导弹为重点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其中三种曾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进行试射。所有这四种新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目前正在进行中或就要开始进行。此外，苏联人有一种新的、远射程的、机翼能摆动的、逆火式远程轰炸机。他们还继续生产更多的装有现代化的四千哩射程导弹的核潜艇。

我们曾试图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保持战略均势。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轮会谈中，双方达成了限制战略进攻导弹发射架和反弹道导弹的数量的协定。然而，进攻性武器的限制对双方来说是不相等的，而且在质量方面没有约束，例如把现有导弹改装为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在五年协定期间内，有若干因素其中包括我们在轰炸机数量上的优势弥补了这些不利的条件。但就较长时期来说，苏联人有潜力使用一种新的轰炸机，并利用他们较大的导弹升力或发射重量来部署核弹头，比美国所能有的以地面为基地的导弹的核弹头多一倍以上，那就不会存在必要的均势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谅解中，我们建立了导弹发射架和轰炸机的总量相等原则，其中对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数量单独加以限制。这个谅解在保持战略均势方面前进了一步，而且为今后减少战略武器水平提供基础。然而，具体细节仍需谈判，甚至在具体细节谈妥后，必须不让苏联在质量上的改进造成严重的不平衡。

由于发展一种新的重大的系统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因此，如果要同苏联将来巨大的战略力量的改进保持平衡，我们就必须继续发展并改进我们的导弹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着眼于象空军机动力这样一类新的概念的理由。我们最近试验了空中发射方法的实用性，从一架飞机上投下一个信管保险的民兵式

1号导弹，用降落伞垂直拉着，然后很快让它着火。我们还正在研究地面机动导弹和越来越坚固的发射井。

当苏联增强它们的战略能力时，轰炸机变得更为重要了。这种载人的武器使敌人不能通过发展一种有效地进攻我们的三合一战略力量——洲际弹道导弹，海上发射弹道导弹和轰炸机——的方法来抵销我们的威慑力量。而且，轰炸机能够提供高度的选择力和调节灵敏度；这样，在继续制止全面核战争的同时，轰炸机在回答有限核进攻方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法宝。在危机形势下，这个机动的能力非常有助于谈判的进程。

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和轰炸机将帮助我们保持战略均势。它们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苏联人正在增强他们的力量，而且从长远来看，他们也许会处于一种打破平衡的地位。因此，我们也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核力量。

然而，一般核战争的威慑力量并不是我们唯一的要求。我们还需要有制止常规战争的能力，当这样一种战争真的开始时，才能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任何人也不要相信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能排除这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就是在缓和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战争的一个例子。

对空军来说，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在特定场合，这种暴力行为的爆发意味着除了我们的核力量外，还需要一个战略空运能力。我深信，例如在一九七三年秋，我们对中东空运装备的迅速反应，对缓和战争在那里的影响和使之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建立和平是有很大大关系的。但在显示我们空运能力的同时，我们还重申，这种空运能力对应付欧洲可能发生的重大冲突来说还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已着手一项改进我们的战略空运力量的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加强我们的 C-141 运输机的运输能力和改进民用客机，使它们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运送军用物资。

中东战争也证明了现代战术空军力量的必要性。在防止或打一场常规战争时，空军在对付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地面部队或地面武器方面，也许可以作为巨大的均衡力量。以欧洲为例，战术空军在抵销华沙条约国在坦克方面的巨大优势中，必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要使我们的战术空军有效，它们必须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加以现代化。举例说，我们目前主要依靠的 F-4 战斗机，这种飞机大约是在十五年前设计的。要在下一个十年中继续保持空中优势，我们需要一种更现代化的飞机，足以打败苏联人能够制造的最好的战斗机。

因此我们发展和制造了 F-15。这是一种最好的飞机，它在试验中已有卓越的成绩。在过去几周中，在达到各种高度的升高时间方面，它打破了国际公认的、包括苏联米格-25 狐蝙蝠式飞机在内的纪录。这还只是 F-15 显示力量的一项指标，这项指标在控制天空的能力中是一个主要因素。我们指望它给我们所必需的空中优势。

为了给地面部队以较好的支持，我们正在生产 A-10 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这种飞机将是简单而又结实的，因而它能在前沿阵地进行活动。它将能大量载重并在低云和能见度很差的情况下飞行，这种情况在欧洲是经常遇见的。A-10 还将能击毁重型装甲车，因而在防止华沙条约国在欧洲发动一场常规战争中起一种主要的作用。由于现代常规战争要求空军的近距离控制，又由于我们需要改进同海外地区的盟国空军的协作，我们发展了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AWACS)。它主要是利用一架波音-707 飞机，在机上装备长距离雷达和有关的计算机等。AWACS 的新型雷达能够看到几千平方英里地区上空的几百架飞机，甚至还能发现快速、低飞的飞机。它也能侦察和追踪敌人的海军。因

此，我们相信 AWACS 会使我们在整个战斗区域中，在改进部队的指挥和控制方面得到一定的提高。它在欧洲特别有用，因为，在那里的战斗很可能要使用密集的飞机和其他军事力量。

这些现代化的方案，将继续使我国在空军方面比谁都强大。我们认识到它们要花费巨款，我们正在尽可能节约地来完成这个任务。举例说，我们曾经制造过一种有战斗力但并不是很尖端的飞机，它能使我们降低生产战斗机的费用。对两家承包工厂的飞机原型进行比较后，我们选择了 F-16，把它进一步发展作为一种新的战斗机。F-16 对 F-15 的性能作了某些补充，我们认为这两种飞机将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在成本方面使数量和质量之间取得有效的平衡。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也对这样一种飞机感到兴趣，我们希望他们将选择 F-16。如果他们这样做，这将会帮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装备的标准化并降低国防费用。

同其他武装部队所需要的措施一样，这些方案将会帮助我们保持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平衡，这种军事平衡对缓和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正在要求美国公民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对有些人来说，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担负起这么广泛的义务呢？简单地说，因为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这样做。只有美国有力量对抗苏联的实力。只有我们才能保证有足以遏制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平衡。

让我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必须提供这种均衡。在战略部队范围内，美国是能够保持对苏联有毁灭能力的唯一国家。那就是说，只有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力量，并使苏联的设计者相信，即使在对美国进行第一次打击后，我们的残存部队仍足以使苏联遭到无法忍受的损害。此外，只有美国能够对我们的盟国提供可靠的“核保护伞”。因此，正是美国必须制止核战争。

历史证明了一句古老的格言是正确的，战争发生于军事力量的明显不平衡，而不是平衡。去年八月，福特总统就职后不久，他保证和我们的盟国“继续忠诚合作”。我们仍然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当我们既不是世界警察，也不热心于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无疑仍然是积极的集体安全制度的主要支持者。

结 论

简单地讲，国防预算同你们的家庭预算一样，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规模还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即应当考虑到日益增长的苏联军事力量的现实和由此而引起的美国的国际义务。

当然，我们作为人民可以决定不承担这个义务，但在我们做出这种决定之前，我们应当认识到它会引起后果。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上个月在纽约的谈话中指出：“除非我们准备去保卫在北美以外的世界的各地，否则，我们将会很快发觉，除了北美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保卫了。”然后，他强调说：“在那种情况下，国家投入防御的力量将大大增加而不是减少。”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美好的前景，不管他所关心的是国内社会进步、国家安全还是个人自由。今天，这是我们还能够作出决定并加以避免的一种形势。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四月美国《当今重要演说》半月刊

陈声雅、袁缉辉译）